

随笔

隧道那头的桃花源

炎陵县炎陵中学 黄燕妮

曾以为“愚公移山”只是神话,直到这个“五一”走进道任村——这座藏在群山褶皱里的村落,用半世纪光阴书写着当代愚公的传奇。

暮春的风裹着新茶的清苦,汽车在羊肠山道盘旋。青石壁上“岗背山隧道”五个红漆大字突然撞进眼帘,粗粝的隧道口像一枚铜扣,将20世纪70年代凿山引水的壮阔岁月,永远别进了山峦的衣襟。

穿戴好雨靴雨衣,手电筒的光束切开隧道的幽蓝。石壁上的凿痕如岁月诗行,每道凹痕都嵌着钢钎与岩石的火星。当年村支书过德生率两村人,仅凭钎锤凿穿300米山体,洞顶滴落的水珠里,仿佛还悬着十余载光阴的回声。惊起的蝙蝠掠过光束,翅影恍若时光剪影。

二十分钟的幽暗中,脚底

水洼渐浅,尽头浮起淡青色雾霭——是天光织就的薄纱。跨出洞口的瞬间,山风挟着草木香扑来,竟暗合“初极狭,才通人”的古意。

好一个世外桃源!

屋舍错落有致,青瓦炊烟缠绵薄雾,溪流在卵石上低吟,鸭群划开银鳞般的涟漪。门口,白藤蔓沿着腐木青石攀援而上,百年古茶抽着新芽。溪边红豆杉皴裂的树皮里,藏着半部山村史。

村民递来的春茶还腾着细雾,我们已溯溪向龙潭肚瀑布进发。野蔷薇在枯木上燃成云霞,树莓果凝着晨露如红玛瑙,紫色鸢尾像遗落的星子。蜂桶隐在溪边树下,青苔覆盖的树干上,蘑菇正从断木纹理间探出头来。山雀与溪流合鸣,每口呼吸都浸着草木清芬。

转过山弯,龙潭肚瀑布轰然扑来。它静倚葱郁山壁,如垂眸

坐佛,水流自高空跌落,碎玉飞溅间织就流动绡纱。坐于潭边青石,听瀑布声轰鸣里藏着山风与潭水的私语,尘世喧嚣尽被涤荡。

午后的白米石水库,幽绿湖面如翡翠嵌于群山。这座深达三百米的生命之湖,倒映着岸边新竹与百年古木。更远处,黄桃青果缀满枝头,果农套袋的手轻得像在包裹春天的梦。

村支书背着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帆布包,站在拓宽的山路旁,热忱介绍道:“夏天城里游客来避暑,一住就是两三个月。”他眼中的光,与隧道凿痕、瀑布虹彩、茶田新芽交相辉映。

返程时,夕阳为隧道镀上金边。回望这片土地,凿穿群山的不仅是钢钎,更是世代相承的愚公精神;隧道那头的何止是桃花源,更是传统与现代共生的乡村振兴图景。

忆情

六月的蝉鸣刚爬上树梢,檐角下的桑葚就熟透了。那些紫红的小果子像缀在绿叶间的铃铛,风一过,便摇摇晃晃地撞进我的梦里。

老家院子的角落,歪脖子桑树的皴裂枝干上,至今还凝着岁月的琥珀。我和阿桃、小柱最盼小满过后的黄昏,书包往门槛上一甩,

便猴儿似的往树上蹿。树皮粗糙得硌手,可谁也顾不上,眼睛只盯着最高处那几串饱满的桑葚。摘下一颗放进嘴里,酸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爆开,染得满嘴满牙都成了紫黑色。

“小心摔着!”母亲的声音从厨房飘出来。她系着蓝布围裙,手里还沾着面粉,探出半个身子朝我们张望。可我们哪肯听,继续在树枝间腾挪,不一会儿,衣兜、裤兜都被桑葚塞得鼓鼓囊囊。等下树时,才发现衣服上早已洇满紫色的汁液,像开了朵朵歪歪扭扭的花。母亲见状,总会嗔怪着把我们拽进院子,一边搓洗着衣服,一边念叨:“这些小馋猫,衣服都洗不出来咯!”可眼里却满是藏不住的笑容。

最开心的是母亲做桑葚酱的日子。她把洗净的桑葚倒进铁锅,加一把白糖,小火慢慢熬煮。咕嘟咕嘟的声响里,桑葚渐渐变得绵软,母亲搅动木勺,锅里的果酱由浅变深,最后凝成浓稠的紫黑色。母亲总会先盛出一小碗,让我们蘸着馒头吃。温热的果酱裹着麦香,顺着喉咙滑进胃里,整个人都暖融融的。

每当六月的风吹起,记忆里那棵歪脖子老桑树就会清晰起来,树上的紫桑葚,树下母亲的嗔怪,还有和小伙伴们疯闹的时光,都被染成了深深的紫色,永远留在了童年的夏天。

桑葚染紫的童年

□袁家莉

生活

市井烟火里的光阴与诗
新宁县黄龙镇中心小学 林海平

清晨六点的菜市场,是城市最先苏醒的味蕾。

卖豆腐的老王揭开纱布,热气裹着豆香漫出来。刀刃切入嫩白的方块,断面细得能映出晨光,张婶的竹篮里,带泥的胡萝卜缨子还沾着露水。隔壁调料摊前,李大爷的铜勺在八角、桂皮间游走,五香粉的辛香勾得花猫踮脚张望,周婆婆的酱菜坛子正滋滋冒着凉气。

老陈的猪肉摊前,斩骨刀和案板合奏着晨曲。刀刃起落间,暗红的血水在蓝围裙上洇开成小花。

正午的街巷浸在油盐香里。张家的铁锅“刺啦”一声,蒜末在热油里跳舞,三楼飘来的红烧肉香,勾得楼梯间的风都甜腻起来。老赵头的下酒菜是老伴新炒的韭菜鸡蛋,白酒杯碰着粗瓷盘,年轻时走南闯北的故事,在氤氲的热气里半真半假地飘着。

午后的茶馆飘着茉莉香。长嘴铜壶在竹椅间划出银弧,棋盘上的“将军”声里,画眉鸟在笼中应和着蝉鸣。墙上的老挂钟慢了刻把钟,可谁都不在意——这里的时光本来就不必太精准。

夜市的炭火亮起时,生活换了副热烈模样。老板娘翻动肉串的手势像在跳舞,油星溅上炭网腾起香雾,刚下班的工人们碰响冰啤酒瓶,水珠在水泥地上洇开又蒸发。

回家路上,闻见蒸糕香,忽然想起外婆的灶台。熄火后的余温里,年糕在铁盘上渐渐鼓成小金球,咬开时“咔咔”一声,雪白的芯子裹着焦糖香,像把旧时光含在了舌尖。

原来最浓的烟火气,都藏在油盐酱醋的交响里。

夕阳无限好

印象



张亮亮/摄

抒怀

我和先锋有个约定

娄底先锋实验学校 聂媚

当我第一次踏入娄底先锋实验学校,一颗名为“希望”的种子便在心底悄悄萌芽。这所藏身城区巷陌的校园,像位低调的智者,默默守护着三千少年的炽热梦想。初遇时,人们总感叹“太小了”,却不知这份“小”里,藏着最温暖的成长故事。

记得早年的校园,操场碎石遍地,坑洼间写满岁月的痕迹。老师们笑称:“这操场连雨水都会心疼。”但正是在这里,孕育出先锋人骨子里的坚韧:环境可以简陋,志向不能低矮;条件或许有限,梦想必须高飞。

2024年的蝉鸣中,学校迎来蜕变。旧楼换新颜的同时,我们

深知:要在城区教育丛林中突围,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。于是,“以德立校”的理念如春风化雨,浸润着校园的每一寸土地。

漫步校园,文化墙上的大思政图谱会说话,连廊转角的名人警句在低语。我们把德育酿成“四季蜜”:春日的“美德十二礼”规范养成,盛夏的阅读长廊滋养心灵,金秋的阅历课程拓宽视野,寒冬的心理健康课守护成长。课堂上,老师用学科知识浸润品德;课间里,“先锋小交警”用微笑传递文明;实践中,红色研学让信仰生根。当德育从课程变成呼吸般自然的生活方式,文明的种子便



在孩子们心中悄悄抽芽。

特色课程更是先锋的亮色:阅历课程里,孩子们在诗词中丈量天地;悦智课堂上,科学实验点燃探究之火;跃动操场上,武术操与韵律舞相映成趣;乐美工坊中,陶艺与剪纸绽放创意之光。这些课程像调色盘,为每个生命勾勒独特的成长轨迹。

如今站在焕然一新的校园里,我常想起操场边那棵老樟树,它曾见证碎石满地的岁月,如今正舒展枝叶,为晨读的少年们撑起绿荫。正如我们的先锋,从“小而旧”到“精而美”,变的是容颜,不变的是“以德铸魂”的坚守。